

图文版世界童话

Antusheng
Tonghua Quanj

安徒生 童话全集

(四)

精心编选世界著名童话，搭配精美插图，给广大青少年带来一部知识性、趣味性并重、图文并茂的童话经典。本册所收为安徒生童话

黄勇 主编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图文版

Antusheng
Tonghua Quanj

安徒生 童话全集

(四)

黄勇 主编

25/14085.4

汕头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徒生童话全集. 4/黄勇主编. —汕头:汕头大学出版社, 2013. 11

(图文版世界童话)

ISBN 978-7-5658-1063-3

I. ①安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童话—作品集—丹麦—近代 IV. ①I534. 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1063号

安徒生童话全集. 4

总策划: 赵 坚

主 编: 黄 勇

责任编辑: 宋倩倩

责任技编: 陈嫦娥

装帧设计: 红十月

出版发行: 汕头大学出版社

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: 515063

电 话: 0754-82904613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5mm×960mm 1/16

印 张: 10

字 数: 116千字

版 次: 2013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9.80元

ISBN 978-7-5658-1063-3

发行/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/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56号3栋9A室 邮编/510075

电话/020-37613848 传真/020-37637050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老约翰妮讲的故事

风儿在老柳树间呼啸作响。

这听起来像一支支美丽动听的歌，风儿唱着它的调子，树儿讲出它的故事给你听。如果你不懂它的话，那么请你去问住在济贫院里的约翰妮吧。她知道这一切，因为她是在这个区域里出生的。

在很久以前，当这地方还只有一条公路的时候，这棵树已经长得很大、很引人注目了，它现在仍然在那个老地方——在裁缝那座年久失修的、已经很破旧的木屋子外面，那个水池的旁边。那时候池子很



大，可以让家畜常常跑到池子里洗澡。在炎热的夏天，没有什么可以避暑的农家孩子常常光着身子，在池子里拍来拍去。柳树底下有一个里程碑，它现在已经倒了，上面长满了黑莓子。

在一个富有的农人农庄的另一边，现在筑起了一条新公路。那条老公路显然就像是一条田埂，那个池子成了一个长满了浮萍的水坑。一个青蛙跳下去，浮萍就豁然散开了，于是人们就可以看到一潭黑色的死水。它的周围生长着一些香蒲、芦苇和金黄的鸢尾花，而且它们还在不断地增多。

裁缝的房子又旧又歪，它的屋顶是青苔和石莲花生成的温床。

鸽房塌了，欧椋鸟筑起自己的新窠来。山形墙和屋顶下挂着的是一连

串燕子窠，似乎这儿是一块幸运的住所似的。

这是某个时候的情形，但是现在看来它是孤独和沉寂的。孤独的、无能的、像个可怜虫的拉斯木斯——大家这样叫他——住在这儿，他是在这里出生的，他在这儿玩耍过，在这儿的田野和篱笆上跳跃过。他小时候曾经在这个池子里拍过水，在这棵老树上爬过。



以前树上长出过美丽的粗枝绿叶，茂盛得让人喜欢它，现在也仍然如此。不过大风已经把它的躯干吹得有点弯了，而时间在它身上刻出了一道裂口，显得那么沧桑。风把泥土吹到裂口里去，使得它有了新的生命，现在它里面长出了草和绿色植物。是的，它里面甚至还长出了一棵小山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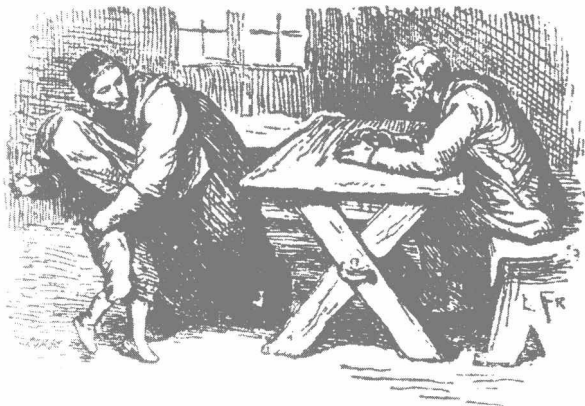
燕子在春天飞回来，在树上和屋顶上盘旋，修补它们的旧窠。但是可怜的拉斯木斯却没有像小燕子那样保护着自己的窠，他让自己的窠自生自灭；他既不修补它，也不扶持它。经常嘴边说起的一句话：“那有什么用呢？”这是他的格言，也是他父亲的格言。

他始终待在家里。燕子——忠诚的鸟儿——从这儿飞走了，又回到这儿来；欧椋鸟飞走了，但是也还会飞回来，唱着歌。有个时候，拉斯木斯也会唱，并且跟它比赛；现在他既不会唱，也不会吹。

风儿在这棵老柳树上呼啸——它仍然在呼啸——这听起来像一支歌，风儿唱着它的调子，悠闲自得，树儿讲着它的故事。如果你听不懂，可以去问住在济贫院里的约翰妮。她知道，她知道许多过去的事情，她像一本写满了字和回忆的记录书。

以前当这里还是一幢完好的新房子的时候——村里的裁缝依瓦尔·奥尔塞和他的妻子玛伦一起迁进去居住过，他们是两个既勤俭、又诚实的人。年老的约翰妮在当时只不过还是一个孩子，她是这地区里一个最穷的人——一个木鞋匠的女儿。玛伦从来不缺少饭吃，约翰妮从她那里得到过不少带有黄油的面包。玛伦与地主太太的关系来往很密切，她永远是满面笑容，一副高兴的样子，从她表情看她从来不悲观。她的嘴很会说话，手也很巧。她善于使针，正如她善于使嘴一样。她会料理家务，把家里弄得井井有条。也会料理孩子——她一共有十二个孩子，第十二个已经不在。

“穷人家越是穷还老是有一大窝孩子！”地主发牢骚地说，“如果他们能把孩子像小猫似的淹死，那么只留下一两个身体最强壮的，以后他们一家子也就不至于穷困到现在这种地步了，孩子也不必都跟着受穷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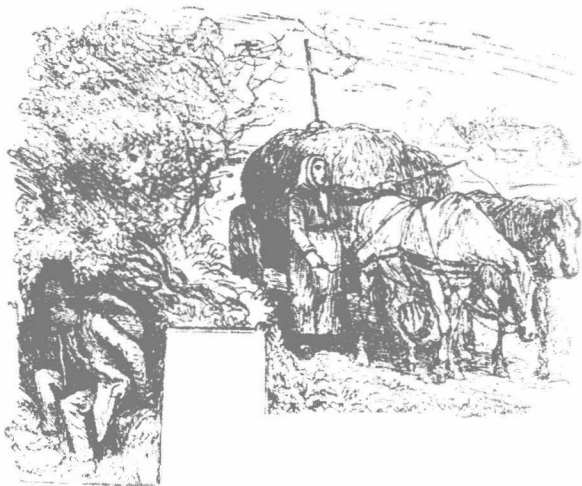


“愿上帝保佑我！”裁缝的妻子说，“孩子是上帝送来的，他们是家庭的幸福，是上帝的恩赐，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送来的礼物！如果生活紧，吃饭的嘴巴多，一个人就更应该努力劳作，更应该想尽办法，老实地活下去。只要我们自己不松劲，努力劳动，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的！”

地主的太太很赞同她这种看法，并且很和善地对她点点头，摸摸玛伦的脸，这样的事情她曾经做过许多次，甚至还吻过玛伦额头，不过这是她小时候的事情了，那时玛伦是她的奶妈。她们那时彼此都喜爱对方，她们现在仍然是这样，相处很融洽。

每年圣诞节前夕，总有些冬天的粮食从地主的公馆送到裁缝的家里来：一桶牛奶、一只猪、两只鹅、十多磅黄油，外加干奶酪和苹果。这能够大大地改善他们的伙食情况，也给他们带来些节日气氛，依瓦尔·奥尔塞那时感到非常知足，不过他的那套老格言马上又来了：“这有什么用呢？”

他屋子里的一切东西，窗帘、荷兰石竹和凤仙花，都是很干净和整齐的。摆在画框里的是一幅绣着名字的刺绣，它的旁边是一篇有韵的“情诗”，这是玛伦·奥尔塞自己创作写的，她知道诗应该怎样合辙押韵。她对于自己的名字感到十分满意，因为在丹麦文里，它和“包尔寒”（香肠）这个字是同韵的。“与众不同一些总是好的！”她说，并充满着得意，同时大笑起来。她的心情总是很好，她从来不像她的丈夫那样，满脸的无奈说“有什么用呢”？她的格言是：“依靠自己，依靠上帝！”她照这个信念办事，信心十足地把家庭维系在一起。孩子们长大了，很健康，各自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去，各自发展自己的天地，发展也不坏。拉斯木斯是最小的一个孩子，他是那么可爱，城里一个最伟大的艺术家曾经有一次邀请他去当模特儿。他那时什么衣服也没有穿，像他初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一样纯洁自然，这幅画现在挂在国王的大宫殿里。地主的太太曾经在那儿欣赏



过，而且还认得出小小的拉斯木斯，虽然他没有任何衣服。

可是好景不长，现在困难的日子到来了。裁缝的两只手患了关节炎，而且长出了很大的瘤，医生一丁点儿办法也没有，甚至会“治病”的那位“半仙”斯

娣妮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。

“用不着害怕！”玛伦说，“垂头丧气是没有用的！现在爸爸的一双手既然动不了也不能用了，那么我就要多使用我的一双手了。小拉斯木斯也可以使针了！”

他已经安静地坐在案板旁边开始工作，一面吹着口哨，一面唱着歌。他也是一个乐天派，是一个快乐的孩子。



妈妈说他不能老是整天坐着，什么也不干，这对于孩子来说是一桩罪过。因为他们得不到很好锻炼，他本来应该活动和玩耍。他最好的玩伴是木鞋匠的那个小小的约翰妮，她家比起拉斯木斯家更穷。但是她长得很可爱却并不漂亮，她露着光脚，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，没有谁能够来替她补，她自己

也不会做。她是一个孩子，快乐得像我们上帝的阳光中的一只小鸟。拉斯木斯和约翰妮经常在那个里程碑和大柳树旁边玩耍。他有伟大的理想，他要做一个能干并且很出色的裁缝，搬进城里去住——他听到爸爸曾经说过，城里的老板能雇用十来个师傅并能赚到很多钱。他想当一个伙计，将来再当一个老板。约翰妮可以来拜访他，如果她会做饭，她可以为大伙儿烧饭，他将给她一间大房间住。

约翰妮不敢相信这类事情，不过拉斯木斯十足地相信这会成为事实。

他们这样坐在那棵老树底下，风在叶子和枝丫之间吹，风儿仿佛是在唱歌，树儿仿佛是在讲话。他们安静地聆听着。

在秋天，秋高气爽，每片叶子都落下来了，像雨点从光秃秃的枝子上

滴下来一样。

“它又会变绿的！”奥尔塞妈妈说。

“有什么用呢？”丈夫又是那句格言，“新的一年只会带来新的忧愁！”他不抱有什么希望地说。

“厨房里装满了食物啊！”妻子高兴而兴奋地说，“为了这些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女主人。我很健康，精力旺盛，孩子也很健康，我们光发牢骚而不干活儿是不对的！”

地主一家人住在乡下别墅里过最后一个圣诞节，因为在新年过后的那一周里，他们就要搬进城里去住了。他们在城里过冬，享受着愉快和幸福的生活，他们可以尽情地参加舞会，甚至还参加国王在场的宴会。

女主人去法国旅游买来了两件华贵的时装。从质量、式样和缝制艺术方面讲，简直太考究、艳丽了，裁缝的妻子玛伦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漂亮的东西。她请求太太说，能不能把丈夫带到她家里来见识见识这两件衣服。她说，一个乡下裁缝从来没有人能给这样一个机会看到华丽的东西。



他看到了，面无表情，在他回家以前，他什么意见也没有表示。他所说的只不过是老一套：“这有什么用呢？”这一次他说对了。

主人到了城里。跳舞和欢乐的季节已经开始了，不过在这种快乐的时候，老爷忽然去世了。太太再也不能穿那样美丽而华贵的时装装扮自己了，她感到一阵阵悲痛，她从头到脚都穿上了黑色的丧服——连一条白色的缎带都没有绑。所有的仆人都穿上了黑衣，甚至他们的大马车也蒙上

了黑色的细纱。大家沉寂在一片哀痛中。

这是一个寒冷、冰冻的夜晚。雪发出晶莹的光，刺得人眼痛，星星在眨眼。沉重的柩车装着地主的尸体从城里开到家庭的教堂里来，尸体就要埋葬在他们家庭的墓窖里。管家和教区的小吏骑在马上，拿着火把，在教堂门口守候。教堂的光照得大地一片白亮，牧师站在教堂敞开的门口迎接地主的尸体。棺材被抬到唱诗班里去，所有的人都在后面跟着。牧师发表了一篇长长的演说，大家一起高唱了一首圣诗。太太也在教堂里，穿着黑色的衣服坐着，她是坐在蒙着黑纱的轿车里来的。它的里里外外全是一片黑色，人们居住在这个教区里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悲痛的情景。

整个冬天大家都在谈论着这位老爷的葬礼。“这才算得上是一位老爷的人葬啊。”大家对这场葬礼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“人们可以看出这个人的身份是多么重要！”教区的人议论说，“他生出来一定很高贵，死后埋葬时还显得那么高贵！”

“这又有什么用呢？”裁缝又在发表他自己的那套言论，“他现在既没有了生命，也没有了财产，这两样东西中我们起码还有一样！”

“请不要这样讲吧！”玛伦忙制止说，“他在天国里永远是有生命的！”

“谁告诉你这些没有用的话，玛伦？”裁缝说，“死尸只不过是很好的肥料罢了！能有什么屁用，不过这人太高贵了，连对泥土也没有什么用，所以只好让他躺在一个教堂的墓窖里！难道这就富有、高贵吗？”

“不要说这种不信神的话吧！”玛伦强调说，“我再对你讲一次，他是会永生的！”

“谁告诉你这话，玛伦？”裁缝重复问道。

玛伦把她的围裙包在小拉斯木斯头上，不让他听到他爸爸的这番胡言乱语。

她哭起来，把他抱到柴草房里去。

“亲爱的拉斯木斯，你听到的话不是你爸爸讲的。那是一个魔鬼，在屋子里走过，它是借你爸爸的声音讲的！孩子，我们快来祷告上帝吧！我

们一起来祷告吧！”她把孩子的手合起来教孩子祷告着。

“现在我放心了！”她一块石头落地似的说，“要依靠你自己，要依靠我们的上帝！”

一年的丧期就要结束了，寡妇现在只需要戴着半孝，她的心里很开心也很快乐。

外面有些风风雨雨谣传，说她在刚刚死了丈夫后就已经有了一个求婚者，并且想要结婚。玛伦知道一点线索，而牧师知道得更多。

在棕枝主日那天，做完礼拜不久，寡妇和她现在的爱人的结婚预告就公布出来了。小城吵得沸沸扬扬，他是一个雕匠或一个刻匠，他这行职业的名称还不大有人知道。在那个时候，多瓦尔生和他的艺术还不是每个人所谈论的题材，不为人所重视。这个新的主人并不是出自名门贵族，但他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人。大家说，他这个人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，也没有人熟悉他的工作。他雕刻出人像来，手艺非常巧，他是一个貌美的年轻人。

“这有什么用呢？”裁缝奥尔塞又在重复他的话说。

在棕枝主日那天，结婚预告在牧师的讲道台上宣布出来了。台下面开始骚动，接着大家就唱圣诗和领圣餐。裁缝和他的妻子还有小拉斯木斯都坐在教堂里；爸爸和妈妈去领圣餐，拉斯木斯坐在座位上——他还没有受过坚信礼，因为没有到年龄。裁缝的家里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衣服穿了，他们所拥有的几件旧衣服已经被翻改过了好几次，破旧得补了又补。现在他们三个人都穿着所谓的新衣服，不过颜色一点都不鲜艳，都是黑的，好像他们要去参加葬礼似的，因为这些衣服是用盖着柩车的那块黑布缝制的。他们没有抛弃，丈夫用它刚好做了一件上衣和裤子，玛伦做了一件还算合体的高领的袍子，给拉斯木斯做了一套可以一直穿到受坚信礼时的衣服。柩车的盖布和里布他们一家人全都利用了。谁也不知道，谁也没有在乎这布过去是做什么用的，不过这件事人们很快就传开了。那个“半仙”斯娣妮和一些同样聪明但不靠“道法”吃饭的人，都说这衣服会给这一家

人带来灾害和疾病。“一个人除非是要走进坟墓，绝不能穿蒙柩车的布的，难道你们一家人都疯了吗？”

木鞋匠的女儿约翰妮听到这话就哭起来，很伤心。事有凑巧，从那天起，那个裁缝的情况像是真的变得一天不如一天，人们不难看出谁会倒霉，谁是正确的。

事情摆得很明白了。

在三一主日后的那个礼拜天，裁缝奥尔塞真的去世了，现在只有玛伦孤独地一个人来维持这个大家庭了。她坚持要这样做：她依靠自己，依靠我们的上帝，上帝会保佑我们的。

第二年轮到拉斯木斯接受了坚信礼。这时他到城里去，跟一个大裁缝当学徒。这个裁缝的案板上没有十二个伙计做活，他只有一个，而小小的拉斯木斯只算半个人。他心里很高兴，很满意，不过小小的约翰妮哭起来了。她很伤心，她爱他的程度超过了她自己的想象。裁缝的未亡人留守在老家，继续做她的工作。

这时有一条新的公路从小镇子里开辟出来了，柳树后边和裁缝的房子旁边的那条公路，现在成了田埂；那个水池最终变成了一潭死水，长满了浮萍，岸边长满杂草；那个里程碑也倒下来了——它现在什么也不能代表；不过那棵树还是活的，它极有生命力，既强壮又好看，风儿在它的叶子和枝丫中间发出萧萧声，看着它就能感觉到一丝生机。

像往年一样，燕子飞走了，欧椋鸟也飞走了，不过它们在春天又飞回来。当它们在第四次飞回来的时候，拉斯木斯也从城里赶回来了，他的学徒期已结束了。他虽然身体很瘦削，但是却生就成一个漂亮的年轻人。他现在想背上背包，到外国旅行去，这就是他的心情，他的理想。

可是他的母亲留住他不放，因为家乡毕竟是最好的地方，别的几个孩子都分散了，各自纷飞，只有他是最年轻的，他应该待在家里，陪伴着母亲，只要他留在这个区域里，他的工作一定会做不完。他可以成为一个流动的裁缝，在这个田庄里做两周、在那个田庄里留半个月就成。这也是旅

行呀，而且没有离开城镇多远，拉斯木斯遵从了母亲的劝告。他又在他故乡的屋子里睡觉了，像小时候一样，他又坐在那棵老柳树底下，听它呼啸。他是一个外貌很好看的人，他能够像一个鸟儿似的吹口哨，唱出新的和旧的歌，动听得就像鸟儿在歌唱。他在所有的大田庄上都受到欢迎，特别是在克劳斯·汉生的田庄上，这人是这个区域里第二个富有的农夫。

他的女儿爱尔茜出落得像一朵最可爱的鲜花，她老灿烂地笑着。有些不怀好意的人故意说她笑是为了要露出美丽的牙齿，给别人看的，她随时都会发自内心地开心一笑，而且随时有心情开玩笑，那份甜美与快乐是她的性格。

她悄悄地爱上了拉斯木斯，他也深深地爱上了她，但是他们双方都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。

事情就是这样，他心中因为这件事变得沉重起来。他的性格很像父亲，而不太像母亲那样豁达，只有当爱尔茜来的时候，他的心情才活跃起来，恢复到孩子时候。他们两人在一起笑，讲风趣话，开玩笑，开心得不得了，不过，虽然适当的机会倒是不少，他却从来没有私下吐出一个字眼儿来表达他的爱情。“这有什么用呢？”这个想法很像他的父亲，“她的父亲为她找有钱的人，而我没有钱，最好的办法是我离开此地！”然而他不能从这个田庄离开，仿佛爱尔茜用一根线把他牵住了似的。离开不了割舍不得，在她面前他好像是一只受过训练的鸟儿：听爱尔茜的话，他为了她的快乐和遵照她的意志而唱歌，吹口哨。

木鞋匠的女儿约翰妮就在这个田庄上当用人，做一些普通的粗活儿。她要做的老是赶着奶车到田野里去，和别的女孩子们一起挤奶。在必要的时候，干些重体力活儿，有时她还要运粪呢。她从来不走到大厅里去，因此也就没有什么机会看到拉斯木斯或爱尔茜，不过她曾经听到别人说过，描述两人的关系几乎说得上是恋人。

“拉斯木斯真是运气好，”她羡慕地说，“我不能嫉妒他！”于是她的眼睛就湿润了，虽然她没有让眼泪流下来，也没有什么理由要哭，可是她真

的很伤心。

这是城里赶集的日子。克劳斯·汉生驾着车子去赶集，拉斯木斯也跟他一道去。他坐在爱尔茜的身旁——去时和回来时都是一样，他在心里深深地爱她，但是却一个字也不吐露出来。

“关于这件事，他可以对我表示一点意见呀！”这位姑娘心里想，而且她想得也有道理，“如果他不开口的话，我就得吓他一下！看他有什么反应，我便知道他的想法。”

不久农庄上就到处流传着一个谣言，说区里有一个最富有的农夫在向爱尔茜求爱。他的确表示过了，但是她对他作什么回答，暂时还没有谁知道。

拉斯木斯的思想里起了一阵波动，可是他的想法仍然没能让他说出口。

有一天晚上，爱尔茜的手指上戴上了一个金戒指，举到他眼前同时问拉斯木斯这是什么意思。

“订了婚！”他说。

“你知道跟谁订了婚吗？”她顽皮似的问。

“是不是跟一个有钱的农夫？”他低着头很不快地说。

“你猜对了！”她说，点了一下头，于是就溜走了，把他一个人傻傻地留在那里。

但是他也溜走了，他回到妈妈的家里来，像一个疯子。他打好背包，一门心思要向茫茫的世界走去，要独自闯出一个自己的世界来，母亲哭起来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

他从那棵老柳树上砍下一根手杖，他吹起口哨来，好像很高兴的样子。他要出去见见世面，开创自己的新天地。

“这对于我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！”母亲说，“不过对于你说来，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离开，只要你能开心也只得听从你了。依靠你自己的力量和我们的上帝吧，我希望再看到你的时候，你还是那样快乐和高兴！”

他沿着新的公路走。他在这儿看见约翰妮赶着两匹马，拉着一大车粪，很吃力地走着。她没有注意到他，而他也不愿意被她看见他灰溜溜地走，因此他就坐在一个篱笆的后面，躲藏起来。约翰妮赶着车子走过去了。

他向茫茫的世界走去，似乎没有尽头又似乎前面都是希望，谁也不知道他走向什么地方。他的母亲以为他在年底以前就会回来的，心里总在默默地想着：“他现在有些新的东西要看，新的事情要考虑。他的路还很远，但是他会回到旧路上来的，他不会把一切记忆都一笔勾销的。在气质方面，他太像他的父亲。她可怜的孩子！我倒很希望他有我的豁达的性格呢。但是他会回家来的，他不会抛掉我和这间老屋子的。”母亲每每念叨着，并在心中为他祈祷。

母亲等了许多年。爱尔茜只等了一个月，她偷偷地去拜访那个“半仙”——麦得的女儿斯娣妮。她很相信她的话，这个女人会“治病”，会用纸牌和咖啡算命，而且还会念《主祷文》和许多其他的东西。她还知道拉斯木斯在什么地方，甚至能看到他在干什么，这是她从咖啡的沉淀中看出来的。他住在一个外国的城市里，但是她研究不出它的名字，但可以肯定他在这个城市里，有兵士和美丽的姑娘，他正在考虑去当兵或者娶一个姑娘。

爱尔茜听到这话，伤透了心也难过极了。她愿意拿出她所有的储蓄，把他救出来，可是她不希望别人知道她在做这件事情。

老斯娣妮说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她可以做一套法事——一套对于有关的人来说很危险的法事，不过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。她要为他熬一锅东西，使他不得不离开他所在的那个地方。只要保证锅在什么地方熬，他就得回到什么地方来——回到他最亲爱的人正在等着他的地方来。可能他要在好几个月以后才能回来，但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老斯娣妮一边分析一边肯定地说着。

他一定是在日夜不停地、翻山涉水地旅行，走过不知多少地方，不管

天气是温和还是严寒，不管他是怎样劳累。他应该回家来，他一定要回家来。爱尔茜动情地想着。她是多么盼望他能回来呀！

月亮正是上弦。老斯娣妮说，这正是做法事的好时候。这是暴风雨的天气，猛烈的雷声震得那棵老柳树裂开了：斯娣妮砍下一根枝条，把它打成一个结——它可以把拉斯木斯引回到他母亲的家里来，这是她们盼望的。她把屋顶上的青苔和石莲花都采摘下来，放进火上熬着的锅里去。这时爱尔茜得以最快的速度从《圣诗集》上扯下一页来，放到锅里熬，她偶然扯下了印着勘误表的最后一页。“这也同样有用！”斯娣妮说，于是便把它放进锅里去了。大家同时盯着那锅东西，看它会发生什么。

汤里面必须有种种不同的东西，它得不停地熬，一直熬到拉斯木斯回到家里来为止。斯娣妮房间里的那只黑公鸡的冠子也得割下来，放进汤里去一同煮。爱尔茜那个大金戒指也得放进去，而且斯娣妮事先告诉她，放进去以后就永远不能收回，让她考虑清楚。斯娣妮真是聪明，许多我们不知其名的东西也被放进锅里去了，锅一直放在火上、发光的炭上或者滚热的炭头上。只有她和爱尔茜知道这件事情。

月亮盈了，月亮亏了，日子一天天过去了。爱尔茜常常跑来问：“你看到他回来没有？他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我知道的事情很多！”斯娣妮说，“我看得见的事情很多！不过他走的那条路有多长，我却看得不是很清楚。他一会儿走过高山！一会儿在海上遇见恶劣的天气！穿过那个大森林的路是很长的，他的脚上好像起了泡，他的身体在发热，但是他得继续向前走！我一直在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，不会逃脱我的眼睛的。”

“不成！不成！”爱尔茜说，“这叫我感到难过！”

“他现在停不下来了！好像因为我们让他停下来的话，他就会倒在大路上死掉了！”老斯娣妮不无担心地说。

许多年又过去了，日子还在一天天过着。月亮又圆又大，风儿在那棵老树里呼啸，天上的月光中有一条长虹出现。

“这是一个证实的信号！”斯梯妮说，“拉斯木斯要回来了。”这一次她的回答似乎很肯定。

可是他并没有回来。

“还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！”斯梯妮已有些不耐烦地说。

“现在我等得腻了！”爱尔茜说，她不再常来看斯梯妮，也不再带礼物给她了。她彻底丧失了信心与耐心。

她的心片刻略微轻松了一些。在一个晴朗的早晨，区里的人都知道爱尔茜对那个最有钱的农夫表示了“同意”，并订了婚。

她去看了一下农庄和田地，又仔细察看了家畜和器具。一切都布置好了，现在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延迟他们的婚礼了。

盛大的庆祝接连举行了三天三夜，大家跟着笛子和提琴的节拍跳舞，区里的人都被请来了，奥尔塞妈妈也来了。这场欢乐结束的时候，客人都道了谢，乐师都离去了，她带了些宴会上剩下来的东西回到家里。爱尔茜非常快乐，沉静在幸福里。

她记得走时只是用了一根插销把门扣住，现在怎么像是插销被拉开了，门也打开了？拉斯木斯稳坐在屋子里面，他回到家里来了，正在这个时候回到家里来了。天哪，请看他的那副样！他只剩下一层皮包骨，又黄又瘦！这哪像从前的拉斯木斯？

“拉斯木斯！”母亲说，“我看到的就是你吗？你的样子多么难看啊！但是我从心眼儿里感到高兴，你又回到我身边来了！”母亲又兴奋又怀疑地说。

她把她从那个宴会带回的好食物给他吃——一块牛排、一块结婚的果馅饼。

他说，他在最近一个时期里常常思念起母亲、家园和那棵老柳树。这个小镇发生的一切事情说来也真奇怪，他还常常在梦中看见这棵树和光着腿的约翰妮。

至于爱尔茜，他连名字也没有提一下。他现在病了，非躺在床上不